

陳榮捷《朱子門人》補正

王奕然*

（收稿日期：111年1月24日；接受刊登日期：111年6月23日）

提要

陳榮捷的《朱子門人》，乃是研究朱熹學派的重要參考作品，此書的貢獻在於根據相關文獻的考證，重新檢視這些門人的身分，並糾正部分古籍的錯謬處。除此之外，《朱子門人》則揭示黎靖德《朱子語類》的體例，有助於釐清與朱門弟子相關的若干問題。不過，《朱子門人》對朱熹弟子的部分論述，亦有值得商榷之處，包括陳氏對門人名字或籍貫的論述、對其人身分歸屬的判定、對相關語料的說明、對弟子從學時間的推估等。

關鍵詞：《朱子門人》、陳榮捷、理學

*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觀光旅遊事業管理系專案助理教授。

一、前言

欲了解朱熹(1130-1200A.D.)生平及行事,門人黃榦(1152-1221A.D.)所撰〈行狀〉、清儒王懋竑(1668-1741A.D.)《朱子年譜》都是重要的參考作品。欲了解朱門弟子的相關資料,則可參酌《宋元學案》的勉齋學案、滄洲諸儒學案等。除此之外,陳榮捷《朱子門人》亦是當代重要文獻,¹書中羅列朱熹的門人、講友,介紹其生平、著作,以及他們與朱熹往來的情況。

《朱子門人》的貢獻,一是揭示《朱子語類》體例,如記錄自己之言,內文直書己名,記錄他人之語,則標示對方之字;²二是歸納《考亭淵源錄》、《儒林宗派》等作品,辨析其異同處;³三是判定其人的身分歸屬,如弟子、講友、私淑,如甘節(生卒不詳)、柯翰(1116-1176A.D.)、李大有(1159-1224A.D.)等;⁴四是修正相關典籍的錯謬處。⁵然而,

¹ 方彥壽曾謂:「美國朱子學研究的著名學者陳榮捷先生于80年代初在台灣出版的《朱子門人》一書,廣泛採集古今中外學者所著有關書目十幾種,詳加考證,嚴加取捨,著錄朱門弟子467人,未及門而私淑者21人,計488人。該書採擷廣博,考證嚴謹,文中一一注明出處,頗便查閱,是迄今為止研究朱子門人這一課題最詳實的專著。」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2。徐公喜亦謂:「美籍華人學者陳榮捷先生于1982年出版的《朱子門人》,列有朱子門人467人,私淑弟子21人,講友72人,對朱子門人的人數構成、地理關係、有無官職、社會背景、學術貢獻等詳加考證研究。……《朱子門人》上糾正了史籍記載眾多錯誤,無疑,陳榮捷《朱子門人》是門人考據性研究最重要的著作。」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頁2。

² 舉例來說,於《朱子語類》中,楊道夫記錄:「道夫問:『新法之行,雖塗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爲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爲之,必不至恁地狼狽。』」內文逕稱己名;楊道夫記錄:「因論監司巡歷受折送,曰:『近法,自上任許一次受。』直卿曰:『看亦只可量受。』」稱呼黃榦之字,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臺北:正中書局,1982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卷130,頁4964;卷106,頁4201。例外的情況,朱門有楊黻,字與立;有楊與立,字子權,楊與立記錄:「黻問:『中庸曰道不可須臾離,伊川却云存無不在道之心,便是助長,何也?』曰:『中庸所言是日用常行合做底道理。……蓋釋氏不理會常行之道,只要空守着這一個物事,便喚做道,與中庸自不同。』」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62,頁2374-2375。語料內文之所以逕稱楊黻之名,即如陳榮捷所謂:「不用楊黻與立之字而用其名,蓋錄者與立子權不欲楊黻之字與立與己之名與立相混也。」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274。

³ 舉例來說,在《朱子門人》「潘時舉」條,陳榮捷提到:「國子正錄潘時舉,字子善。……語類姓氏、《淵源錄》十一1,《宗派》十一,皆作臺州天臺縣(浙江)人,《學案》六九33至34則作臺州臨海縣(浙江)人。《經義考》二八三9作天臺人,而二八四12與二八五4則作臨海人。據《補遺》六九130王梓材案,則先生由臨海後徙天臺也。」見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28。

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71、165、111。

⁵ 舉例來說,陳榮捷提到:「郭逍遙,字邦逸,《淵源錄》二三4逍遙名、字互換。《宗派》十22從之,而《補遺》六九157又從《宗派》。《文集》《續集》五10有〈答郭邦逸書〉,並非講學,亦非指示門人。然〈語類姓氏〉有郭逍遙錄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建安所刻之語別錄卷十八,是則逍遙爲門人無疑。〈語類姓氏〉例用名,《文集》用字。可知《淵源錄》等書之互易爲誤也。」見陳榮捷:

詳讀《朱子門人》一書，可以發現陳氏的部分敘述，實乃有待商榷。

二、《朱子門人》的錯謬處

《朱子門人》介紹這些人物時，有時會出現兩項缺失：一是太過武斷，二是敘述內容的謬誤。就前者來說，如「周侗」條，《朱子門人》提到：「周侗，《淵源錄》二三4列為門人，恐重十八3沈侗而誤。」⁶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則謂：「董鼎《書蔡氏傳輯錄纂注》卷首《書蔡氏傳輯錄引用諸書》列周侗錄《師說》，而其書《輯錄所載朱子門人姓氏》于沈侗之外，又載『周氏侗伯莊』。」⁷沈侗（生卒不詳），字莊仲，周侗（生卒不詳），字伯莊，實為兩人。

在「方大壯」條，陳榮捷提到：「方大壯，字履之，號履齋。……《語類》問答數條，多關性理，九四128第九『履之』條問氣稟是也。」⁸然而，朱門尚有劉砥(1154-1199A.D.)，字履之，攷《朱子語類》，有「履之說子溫而厲」、⁹「履之問忠者天道」、¹⁰「問履之記先生語」¹¹等條，皆是沈侗所錄，單憑語料內文，實難判斷其人是方履之或劉履之，陳榮捷逕稱卷九十四「問履之記先生語」條的「履之」乃是方大壯（生卒不詳），不知有何根據。

在「周元卿」條，陳氏提到：「《補遺》四五41引樓《攻媿集》云：『官至太府寺主簿待制，為當世儒宗。張魏公（浚）當國，上書論十事，皆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又著要鑑三十徧獻于朝。』……假令魏公為父行，長朱子二十五歲，而元卿少朱子十歲，則魏公與元卿相差三十五歲。」¹²攷《攻媿集·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君諱元卿，字

《朱子門人》，頁206。

⁶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39。

⁷ 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2014年5月），頁15。

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53。

⁹ 「履之說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顏子又不如孔子，又稟得那短底，所以又夭。』」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4，頁128。

¹⁰ 「履之問：『忠者天道，恕者人道。……恕是已感而見諸事物，所以謂之人道。』曰：『然』。」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27，頁1084。

¹¹ 「問：『履之記先生語，以明配水，通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正是配水。……想是他錯記了。』」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4，頁3821。

¹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35。

景仁。……淳熙十三年閏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七」等語，¹³可知周氏卒於淳熙十三年（1186A.D.），逆推四十七年，則其人生於紹興十年（1140A.D.），確實是「少朱子十歲」，然而，張浚（1097-1164A.D.）生於紹聖四年（1097A.D.），應是長朱子三十四歲，與周元卿（1140-1186A.D.）相差四十四歲。

在「潘友文」條，《朱子門人》提到：「朱子書云：『恨相遠無由面論』（第二書），又謂：『承許官滿見訪，會面未遠，當得細論。但歲月如流，光陰可惜』（第四書）。證以語類絕無問答，大概始終未見面也。如是未足為弟子。』¹⁴不過，宋濂（1310-1381A.D.）〈題朱文公手帖〉提到：「帖中云：『恭叔尚未至，只文叔到已兩日矣，見約誠之在此相聚也。』文叔名友文，恭叔名友恭，姓潘氏，二人實為兄弟。」¹⁵再根據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的考證，〈答潘文叔·四〉撰於紹熙四年（1193A.D.），¹⁶是故，朱、潘兩人在此之後曾經相見。

就後者來說，主要是集中在門人的名字與籍貫、其人身分歸屬、師生問答的語料、弟子的師事年分。

（一）門人的名字與籍貫

《朱子門人》所引述的資料，多半源自黎靖德（生卒不詳）的《朱子語類》，由於《朱子語類》闕漏部分注解，造成某些門人的名、字未見於《朱子門人》。舉例來說，《朱子門人》記載：「鍾唐傑，袁州萍鄉縣（江西）人。……唐傑必是字。」¹⁷不知其人之名。於宋人李道傳（1170-1217A.D.）所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中，龔蓋卿（生卒不詳）則記錄：「鍾唐傑名詠問：『《或問》云：【意既誠矣，而心猶有動焉，然後可以責其不正而復乎正。】意之既誠，何為心猶有動？』」等句，¹⁸可知發問者為鍾詠（生卒不詳），字唐傑。朱子〈跋袁州萍鄉縣社倉記〉曾謂：「及扣其詳，則出是書一卷曰：『此邑土鍾

¹³ 宋·樓鑰：《攻媿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554。

¹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76。

¹⁵ 明·宋濂：《文憲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634。

¹⁶ 顧宏義：「案：朱熹撰《旌忠愍節廟碑》云：信州守臣王自中肇建旌忠愍節廟，『既屬役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於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以書來請銘於熹』，紹熙四年五月戊寅成文，並附記云：次年朱熹『祇召造朝，道出祠下』，而知『王侯既去，而歲惡民饑，兩令尋亦終更』云云。《晦庵文集》卷八九。本書中有云『承許官滿見訪，會面未遠』，似指潘友文永豐『官滿』，故推知本書約撰於紹熙四年（1193）下半年。」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頁2323-2324。

¹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55。

¹⁸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明烏絲欄鈔本，明），卷29，頁31。

君詠之所為也。是倉之成，鍾君及彭君公脩實有力焉。……為諸君計，莫若具刻鍾君之記以示後人，使讀之者有以知其成之之不易如此而不忍壞焉，斯亦足矣。」所謂「是書一卷」，即〈袁州萍鄉縣社倉記〉，作者為鍾詠。¹⁹

不過，《朱子門人》對門人名、字、籍貫的某些說法，實乃值得商榷。在「杜煜」條，陳榮捷逕稱：「《實紀》八 8、《淵源錄》十七 18 與《宗派》十 15，均誤作『杜燁』，《統譜》七七 18 誤作『燁』。」²⁰亦謂：「曄乃燁之誤，而燁又是煜之誤（參看杜煜條）。」²¹並未說明他的評斷依據，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則謂：「當以『杜燁』為是，此字同『燁』、『曄』。……然《宋元學案》與《宋元學案補遺》作『煜』者，實為避清聖祖玄燁諱，故其書卷四十郎曄改作郎煜、卷四十四芮曄改作芮煜也。而陳氏失考，誤以代字為本名。」²²

在「李克宗」條，陳氏曾謂：「《淵源錄》二十 6、《宗派》十 16、《補遺》六九 177 均作『亢宗』，《實紀》八 20 作『克』。……『克』、『能』同義，『克』是也。字『子能』，泉州南安縣（福建）人。」²³不過，《朱子文集》有〈答李子能〉，注曰：「亢宗」，²⁴宋人魏了翁（1178-1237A.D.）〈長沙縣四先生祠堂記〉亦謂：「長沙縣丞李君亢宗攝縣之四月，……李君，文肅公之曾孫，而文公之高弟也，其亦以余言為然乎！」²⁵觀此，李氏之名應是「亢宗」。

《朱子門人》「鄭文適」條，提到：「鄭文適，字成叔，號庸齋。福州閩縣（今福建閩侯縣）人。」²⁶然而，朱門弟子黃榦〈鄭次山怡閣記〉曾謂：「明年夏命其子適成叔來告」，〈鄭處士墓誌〉亦謂：「鄭君諱倫，字次山。……再娶林氏生男四人適、適、邁、适。」〈鄭次山怡閣記〉又謂：「象山鄭適成叔以其外祖母方氏之喪來訃，且問服之制度與其日月之數。」可知鄭氏之名應是「適」。²⁷

在「趙唐卿」條，陳榮捷提到：「趙唐卿，字里未考」，又徵引《朱子語類》「楊子

¹⁹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頁4181。許家星根據此文「此邑士鍾君詠之所為也」一句，認為「鍾唐傑，名詠之」，實誤，見許家星：〈《朱子門人》補證〉，《中國哲學史》2010年第4期（2010年11月），頁72。

²⁰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09。

²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57。

²² 石立善：〈朱子門人叢考〉，頁12。

²³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15。

²⁴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2800。

²⁵ 宋·魏了翁：《鶴山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536-537。

²⁶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15。

²⁷ 宋·黃榦：《勉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207、446-447、448。

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一段。²⁸然而，「子順」為楊履正（生卒不詳）之字，「至之」為楊至（生卒不詳）之字，可見「唐卿」應是趙氏之字。《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記載：「趙唐卿汝微問：『十章三言得失，而《章句》云：【至此而天理存亡之機決矣！】何也？』」²⁹《朱子語類》亦收錄這條語料，只是缺少注解文字，³⁰觀此，這位門人應是趙汝微（生卒不詳），字唐卿。至於他的籍貫，明人黃仲昭（1435-1508A.D.）纂修的《（弘治）八閩通志》提到趙氏為泉州晉江人，³¹若是如此，則《朱子門人》「趙汝騰」條所謂：「然《語類》一二零 4619 第三四條語泉州趙公曰：『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朱子門人中只汝騰來自福州（即泉州）。」³²認為泉州趙姓門人只有趙汝騰（生卒不詳）一人，說法亦誤。

《朱子門人》「吳仁父」條提到：「吳仁父，淵源錄二三 5 與宗派十 22 只舉姓字，補遺六九 211 註引宗派朱子門人三十一人，謂不知其為名為字，亦不知其為何許人，姑附識之，以備博考。」³³不過，《朝鮮古寫本》記載：「吳孟仁父問平旦之氣。先生曰：『氣清則能存固有之良心。……所謂夜氣不足以存者，便是攪動得太甚。則雖有止息時，此水亦不能清矣。』」³⁴可知發問者為吳孟（生卒不詳），字仁父。

《朱子門人》「李德之」條提到：「李德之，名、里不詳。」³⁵《朱子語類》記載：「李德之問：『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章，看來似皆是恕之功用。』」³⁶記錄者為龔蓋卿，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文末有小注，曰：「德之，名長民，袁州人。」³⁷可知李長民（生卒不詳），字德之，袁州人，此條屬於「甲寅所聞」，即紹熙五年（1194A.D.）。

《朱子門人》曾謂：「彭蠡，字師範。」³⁸亦謂：「彭鳳，字子儀。袁州宜春縣（江西）人。」³⁹然而，兩人實為一人，朱門弟子曹彥約（1157-1228 A.D.）〈梅坡先生彭公墓誌銘〉提到：「先生諱蠡，字師範，避大川名，改諱鳳，以小字行。姓彭氏，世為宜春望

²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92。

²⁹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京都：中文出版社，1982 年），卷 16，頁 234。

³⁰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頁 366。

³¹ 明·黃仲昭纂修：《（弘治）八閩通志》，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 33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年），頁 845。

³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91。

³³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89。

³⁴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3，頁 839。

³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7。

³⁶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6，頁 573。

³⁷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9，頁 5。

³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6。

³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4。

族，自大中祥符以後，三徙而居都昌，遂為南康都昌人。」⁴⁰可知彭蠡（1146-1200A.D.），字師範，後改名鳳。朱子〈題尋真觀〉提到：「新安朱某仲晦、永嘉薛洪持志、……宜春彭樓子應、宜春彭鳳子儀、……臨淮張彥先致遠，淳熙辛丑後三月丙戌至此。」⁴¹可知「子儀」亦是彭蠡之字。

另外，《朱子門人》曾謂：「劉居之，字寬夫。」⁴²《朱子語類》記載：

劉居之問：「知皆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寬夫未曉**。」曰：「上只說『知皆擴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推廣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也。」（賀孫）⁴³

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則記載：

問：「知皆廣而充之章兩說充字，**某切未曉**。」曰：「上只說知皆廣而充之，只說知得了，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廣也。」（賀孫）⁴⁴

首先，依《朱子語類》體例，此條既非本人自錄，「居之」應為其人之字。⁴⁵再者，對照《朱子語類》和《朝鮮古寫本》內容，這條語料的發問者乃是劉氏，「寬夫」、「某」皆是其人自稱，可見「寬夫」即劉氏之名。

至於籍貫，《朱子門人》「曹叔遠」條，陳榮捷提到：「徽猷閣待制曹叔遠，初名叔遐，字器遠，謚號文肅。瑞安府瑞安縣（浙江）人。」⁴⁶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則謂：「南宋咸淳元年（1265），改溫州為瑞安府，統瑞安縣，故稱『溫州瑞安人』為妥。」⁴⁷此外，陳氏在「程端蒙」條，提到：「程端蒙，字正思，號蒙齋。鄱陽縣（江西）人。《實

⁴⁰ 宋·曹彥約：《昌谷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245。

⁴¹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5266。

⁴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05。

⁴³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53，頁2050。

⁴⁴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53，頁781。

⁴⁵ 陳榮捷：「《語類》用例，凡記錄者用本人之名，問答中自稱亦然，稱他人如『某某問』則用字，以示敬意。」陳榮捷：《朱子門人》，頁6。

⁴⁶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94。

⁴⁷ 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頁343。

紀》八 5 以為德興縣（江西人）。兩縣同屬饒州。」⁴⁸於〈程君公才墓表〉中，朱子雖稱「番陽程君正思」，但亦謂：「今問其家，得其世系，則番陽之程，皆祖梁忠壯公靈洗。……始居饒州樂平之銀城，後徙新建，而地析為德興縣，故今為德興人。」⁴⁹因此，就實際籍貫來說，稱程端蒙（1143-1191A.D.）為德興人，更加準確。⁵⁰

在「黃達才」條，《朱子門人》提到：「《理學通錄》七 36 謂其名為柟，盱江（水名，在江西）人，恐誤。」⁵¹不過，攷朱子〈跋黃壺隱所藏師說〉「盱江黃柟達材以其先君子壺隱居士手抄此冊見示」等語，⁵²黃氏之名為「柟」。至於籍貫，許家星根據宋人馬廷鸞（1222-1289A.D.）〈題徐雲翔先述後〉「而客或謂予周益公晚居平園，杜門掃軌，題序滿卷軸，其鄉人有黃柟者」等語，⁵³且周必大（1126-1204A.D.）為江西人，稱黃氏「當為江西人。盱江指撫州地區，如李觀《盱江集》。」⁵⁴觀此，陳氏的說法有待商榷。

（二）其人身分歸屬

《朱子門人》對其人身分歸屬的論述，未必正確。在「汪楚材」條，陳榮捷提到：「查其名不見《語類》，《文集》亦只〈答汪太初〉一書（四六 3）。乃因其來書而略言聖賢天理人倫之教，《實紀》八 19 竟以為弟子，實未足以當學侶，遑云弟子？」⁵⁵然而，宋人方岳（1199-1262A.D.）〈跋趙漕元文藁〉曾謂：「今子之先君子學于汪太初，太初學於紫陽，夫子遡桐柏之源，濫岷山之觴，有以知子之文矣。」⁵⁶《朱子實紀》所據，或許在此。

⁴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45。

⁴⁹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411-4412。

⁵⁰ 周茶仙、胡榮明曾謂：「有關程端蒙的籍貫問題，《宋元學案》稱作鄱陽人，朱子在其墓表中稱為番陽人，現代學者在研究過程中亦有稱其為鄱陽人。而《江西通志》、《饒州府志》、及《德興縣志》均作德興人。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於歷史中德興因其管轄變革而造成人們在表述過程中的習慣問題。德興在建置過程中，在隋朝曾併入鄱陽縣，屬鄱陽縣東境。……五代南唐升元二年（938），取『唯德乃興』之義，改鄧公場置德興縣，隸饒州為永平軍。……所以，後人在表述時可能沿用古稱，故而造成上述差異。」周茶仙、胡榮明：《宋元明江西朱子後學群體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50。陳榮捷亦曾謂：「關於里籍，諸書多不一致。……凡此仍只是未臻劃一，徒引讀者誤會耳。」據陳氏所論，諸書對於人物里籍，有「用雅名」者，有「用舊名」者，有「用後名」者，有「或用縣名或用所屬之州郡名」者，有「一名異用」者，有「因形音相近而誤」者，有「一書自相矛盾」者，參陳榮捷：〈朱門之特色及其意義〉，《朱子門人》，頁 5。

⁵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59。

⁵²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180。

⁵³ 宋·馬廷鸞：《碧梧玩芳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102。

⁵⁴ 許家星：〈《朱子門人》補證〉，頁 77。

⁵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1。

⁵⁶ 宋·方岳：《秋崖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603。

在「李耆卿」條，陳氏提到：「《學案》六九 17 云：『先生嘗學于朱子，又嘗學于陸子』。《語類》、《文集》皆無其名，諸書不載，《學案》此傳為全祖望所補，不知何據。」⁵⁷宋人魏了翁〈知達州李君墓表〉曾謂：「故知達州李君耆壽，字南公。……以祿不逮養，倦於仕進，從朱文公、陸文安公受學。」⁵⁸全氏所據，或許是這篇文章。

在「樓鑰」條，陳榮捷提到：「《學案》七九 4 入邱劉諸儒學案而于四九 24 則以為朱子私淑，《語類》無問答，《文集》亦無來往書札。……實不見有何私淑之處。」⁵⁹但觀樓氏〈答朱晦菴書〉「青天白日，奴隸知仰，歎慕師席，無由進拜，時得門下所著作誦詠探索，尚庶幾在弟子之列，仰惟名德，為一世師表，今日端揆而下，諸公無不有先登之媿」等語，⁶⁰《宋元學案》將樓鑰（1137-1213A.D）視為朱子私淑，似無不可。

在「石豁」條，《朱子門人》提到：「知軍石豁，字子重，號克齋。臺州臨海縣（浙江）人。……《學案》四九 20 與《補遺》四九 109 均以為晦翁講友，《淵源錄》八 1，與《宗派》十 2 列為門人，則似太過。」⁶¹認為其人乃是朱子講友。朱子〈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曾謂：

吾友石君子重，諱某，其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曾大父諱某，不仕。大父諱某，避庚子之亂，始居台州臨海縣，後以遺逸召，授右迪功郎以沒。……因歷引時事以質之，言甚凱切，上皆然之，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子男四人：繼微、繼喻、繼善、繼周。⁶²

朱門弟子黃榦〈鄂州州學四賢堂記〉亦謂：

會稽石君繼喻之意也，石君為鄂州教授而榦適分符於沔，石君之先**太常寺簿**，師朱先生，為門人高弟，以榦為同門後進也。⁶³

《朱子門人》又有「石口」條，徵引〈鄂州州學四賢堂記〉，謂：「太常寺簿石某，紹興府會稽縣（今浙江紹興縣）人。……其子名繼籥，為鄂州（今湖北武昌）教授，而其名則

⁵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3。

⁵⁸ 宋·魏了翁：《鶴山集》，頁 227-229。

⁵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2。

⁶⁰ 宋·樓鑰：《攻媿集》，頁 116。

⁶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73-74。

⁶²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464-4467。

⁶³ 宋·黃榦：《勉齋集》，頁 219。

已佚矣。」⁶⁴然而，觀朱子、黃榦所言，可知《朱子門人》所指「石口」即是石豁。首先，〈南康軍石君墓志銘〉所稱石某，乃是石豁（1128-1182A.D.），字子重；再者，石繼喻（生卒不詳）擔任鄂州教授，其父石豁曾擔任太常寺簿；其次，石豁「先世為會稽新昌右族」，後居台州臨海縣。因此，陳榮捷誤將石豁、石口當作兩人，又將石豁、石口分別視為講友、門人，然而，根據〈鄂州州學四賢堂記〉，石豁曾經「師朱先生」，與黃榦是「同門後進」，《考亭淵源錄》與《儒林宗派》對其人身分的判定未必「太過」。

（三）師生問答的語料

對照《朝鮮古寫本》，黎靖德《朱子語類》並未標出部分語料的提問者，因此，在統計師生問答的條目時，數量或有落差。舉例來說，在「王力行」條，陳榮捷提到：「力行錄《語類》辛亥（一一九一）所聞廿餘條，惟問答只有五六處。」⁶⁵不過，《朱子語類》中的部分語料，雖未標示提問者，比對《朝鮮古寫本》，可知提問者、記錄者皆是王力行（生卒不詳），如「力行問天下之言性」、「力行問本朝宰相孰優」等條。⁶⁶

在「周良」條，陳氏曾謂：「《語錄》雖只問答七、八條，然所問甚博。」⁶⁷然而，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則謂：「《語類》前後有九則『周貴卿問』，一則『周兄良問』。」⁶⁸除此之外，參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可以發現周良（生卒不詳）和朱子問答的語料尚有兩條。首先，《朱子語類》有「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着箇靜做本」等句，⁶⁹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開頭處有「周貴卿說」四字。⁷⁰再者，《朱子語類》記載：「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⁷¹查閱《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提問者乃是「貴卿」。⁷²

除了數量之外，《朱子門人》對部分語料的論述亦有錯誤，如「周椿」條，陳榮捷曾

⁶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71-72。

⁶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59。

⁶⁶ 《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力行問；『天下之言性，則故而巳矣。』先生引程子之言曰：『此章意在『智』字。……繇續之不成，正為不順耳。』」亦記載：「力行問：『本朝宰相孰優？』先生曰：『各有所長。』」見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7，頁 818；卷 129，頁 1783。

⁶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6。

⁶⁸ 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 185。

⁶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4，頁 3785。

⁷⁰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7，頁 169。

⁷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93，頁 3741。

⁷²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卷 27，頁 170。

謂：「《語類》三四條。一一九 4598 第三四條椿臨行請教，朱子教以誠敬為主。」⁷³但在「魏椿」條，陳氏亦謂：「《語類》一一七 4482 第十四訓椿一條，一一九 4598 第三四又一條。後條椿臨行請教，朱子教以誠敬為主。」⁷⁴誤將同樣的語料（一一九 4598 第三四條）歸予不同的門人。陳氏徵引的兩條語料（卷一百十七、卷一百十九），文末皆標注：「訓椿」，查閱《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七，該條語料的開頭處為「魏元壽問《大學》」，確實是朱子對魏椿（生卒不詳）的訓語，⁷⁵則《朱子語類》卷一百十九「椿臨行請教」條，⁷⁶或許是朱子對周椿（生卒不詳）的訓語。

在「傅定」條，《朱子門人》提到：「傅定，字敬子。……朱子訓門人，語敬子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一二零 4606 第十二條）。」⁷⁷然而，在「李燾」條，陳氏亦謂：「直秘閣李燾，字敬子，……4606 第十二條朱子與敬子云讀書須是心虛一而靜，似于心之修着，特別留意。」⁷⁸誤將同一條訓語歸予兩人。觀此條訓語，尚有「李曰：『也須是積將去』」、「李曰：『恐才如此說，不善聽者放寬，便不濟事』」等語，⁷⁹視作朱子和李燾（1163-1232A.D.）的對話，更加合理。

於「郭植」條，陳榮捷曾提到：「語類問答四條，其中朱子訓植兩條（一一八 4560 至 4561），論忠恕與仁者心之德、愛之理。」⁸⁰然而，在「潘植」條，陳氏又說：「一一八 4560 至 4561 第六九，七十訓植兩條，解釋忠恕一貫與仁者愛之理心之德」，⁸¹誤將同樣的語料歸予兩人。於《朱子語類》中，潘植（1161-1219A.D.）記錄的語料，多與《論語》有關，上述兩條語料涉及「忠恕一貫」、「仁」，視作朱子對潘植的訓語，較為合理。

在「潘柄」條，《朱子門人》提到：「柄曾錄語類癸卯（一一八三）以後所聞二十餘條。語類一二六 4825 第十第十一有謙之問佛老之空無。」⁸²然而，在「應謙之」條，陳氏亦謂：「語類一二六 4825 第十與第十一有謙之問二條，皆問老之無與佛之空何異。」⁸³將同樣的訓語歸予兩人。朱門有歐陽謙之（生卒不詳）、應謙之（1156-1227A.D.），潘柄

⁷³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39。

⁷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9。

⁷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7，頁 2811。

⁷⁶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己，應事接物，莫大乎誠敬。……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敬為主。』」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9，頁 4598。

⁷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31。

⁷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29。

⁷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0，頁 4607。

⁸⁰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06。

⁸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9。

⁸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8。

⁸³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1。

（1168-1239A.D.）之字亦是謙之，兩條語料的記錄者為林恪（生卒不詳）、葉賀孫（1167-1237A.D.），按照《朱子語類》體例，「謙之」為其人之字，而不是名，即如《朱子門人》「歐陽謙之」條所謂：「語錄問答非自稱而稱他人則用字，故謙之之問，乃柄之問而非希遜之問也。」⁸⁴是故，這兩條語料應是朱子對潘柄的訓語。

在「施允壽」條，陳榮捷提到：「而施允壽與黃樵只講友耳，《語類》無問答。」⁸⁵《朱子語類》有「施問不踐迹」、⁸⁶「施問赤子之心」、⁸⁷「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⁸⁸「施問利者義之和」⁸⁹等條，乃是徐寓（生卒不詳）、鄭可學（1151-1212A.D.）所錄。紹熙元年（1190A.D.），朱子〈與田侍郎〉曾謂：「士子之賢，如施、林諸人已相見，皆如來諭。但陳、鄭未見，旦夕訪問之，當肯顧也。」⁹⁰施、林、陳、鄭即是施允壽（生卒不詳）、林易簡（生卒不詳）、陳淳（1159-1223A.D.）、鄭可學。陳淳、鄭可學「旦夕訪問之」，紹熙二年（1191A.D.），朱子出公牒，招延施允壽、林易簡等人入學宮，⁹¹觀前述語料，與徐寓、鄭可學同時在場、向朱子求教的施氏，或許即是施允壽。

在「張顯父」條，陳氏提到：「且顯父竦然聽教，又奉卷子問學，則此數十條所問四書五經諸端，與其人格興趣相合，決非許敬之之所問也。」⁹²然而，與四書相關的部分語料，當中的「敬之」，乃是黃顯子（生卒不詳），而非張顯父（生卒不詳）。舉例來說，《朱子語類》有「敬之問此章」條，⁹³於《朝鮮古寫本》中，這條語料的開頭處則為「黃

⁸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24。

⁸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64。

⁸⁶ 「施問不踐迹，曰：『是他資質美，所為無箇不是。……又却不曾學問，所以亦不入於室。』」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9，頁 1626。

⁸⁷ 「施問赤子之心，曰：『程子道是『已發而未遠』。如赤子飢則啼，渴則飲，便是已發。』」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7，頁 2128。

⁸⁸ 「施問：『每疑夫子言【我非生而知之】，【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及至夢奠兩楹之間，則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由前似太謙，由後似太高。』曰：『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87，頁 3545。

⁸⁹ 「施問利者義之和，曰：『義之分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義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8，頁 2713。

⁹⁰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4990。

⁹¹ 〈漳州延郡士入學牒〉：「前州學施學正允壽、石學正洪慶皆以耆艾之年，進學不倦，強毅方正，眾所嚴憚。林貢士易簡、李進士唐咨或究索精微，或持循雅飭，察其志行，久益可觀。貢士陳淳、太學生楊士訓齒雖尚少，學已知方。永嘉學生徐寓務學求師，志尚堅確。凡此數士，當職所知。若悉招延，異其禮際，則凡學之子弟，藏修遊息，無適而不得良師畏友之益，庶幾理義開明，德業成就，仰副聖朝教養作成之意。……紹熙二年正月初二日。」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82。

⁹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94。

⁹³ 「敬之問此章，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是題目一句。……。要此，須是從前做工夫。』」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5，頁 1463。

敬之問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一節」；⁹⁴《朱子語類》記載：「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⁹⁵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則記載：「黃敬之問：『弘，是容受得衆理；毅，是勝得箇重任。』」⁹⁶；《朱子語類》有「敬之問楊墨」條，⁹⁷《朝鮮古寫本》亦收錄此條，開頭處為「黃敬之問楊墨」；⁹⁸這些語料的提問者皆是黃顯子。

在「孫自修」條，《朱子門人》提到：「又查《語類》一一六 4452 第二四有『先生問』訓自修一條。『先生問：『前此得書，甚要講學，今有可說否？』自修云：『適值先生去國（一一九六），匆匆不及款承教誨。』曰：『自家莫匆匆便了。』此為親炙鐵證。」⁹⁹然而，攷《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這條語料乃是「甲寅臨安所聞」，¹⁰⁰在紹熙五年（1194A.D.）。所謂「去國」，即指朱子擔任煥章閣待制侍講，歷四十餘日而遭罷去。

陳榮捷曾謂：「譚某，餘不詳。甘節癸丑（1193）記其問作時文，稱之為兄。」¹⁰¹甘節所記，即指《朱子語類》「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槩括以至理。』」條，¹⁰²「癸丑」為紹熙四年（1193A.D.），按照《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姓氏》，甘氏所錄，都在紹熙癸丑（1193A.D.）以後。¹⁰³然而，《朝鮮古寫本》亦有這條語料，開頭處為「次年，在臨江道，譚兄問曰：『父母責望，不可不應舉，作時文又有穿鑿之病，不審應舉之法當如何？』」甘氏師事朱子，始於紹熙四年（1193A.D.），朱子赴潭州，路經臨江，則在「次年」（紹熙甲寅，1194A.D.），故此條語料並非撰於紹熙癸丑（1193A.D.）。

（四）弟子的師事年分

在「劉居之」條，陳榮捷提到：「文集續集六 10 答儲行之書云昨日劉居之相訪，……朱子答書言貧民大饑，乃 1193 事，由此可知居之從事年期。」¹⁰⁴認為該信寫在紹熙四年（1193A.D.）。不過，依據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的考證，此信應撰於慶元三年（1197A.D.）。

⁹⁴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35，頁 559。

⁹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35，頁 1483。

⁹⁶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35，頁 566。

⁹⁷ 「敬之問楊墨。曰：『楊墨只是差了些子，其末流遂至於無父無君。……所謂孟子好辯者，非好辯也，自是住不得也。』」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55，頁 2096-2097。

⁹⁸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55，頁 798。

⁹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73。

¹⁰⁰ 宋·李道傳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南宋嘉定乙亥池州刊本，南宋），卷 31，頁 2。

¹⁰¹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9。

¹⁰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頁 247。

¹⁰³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70。

¹⁰⁴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05。

¹⁰⁵另外，在「滕璘」條，陳氏提到：「《淵源錄》又引真德秀誌璘墓云：『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居數年，事朱子于潭溪（湖南長沙）之上，留止四旬（紹熙五年，一一九四，五月至八月之間）。』」¹⁰⁶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則認為陳氏說法有兩個問題，一是誤認「潭溪」的所在地，二是誤認「四旬」的年分。¹⁰⁷

在「趙蕃」條，《朱子門人》提到：「宋史四四五本傳云：『始蕃受學于劉清之（子澄），清之守衡州（今湖南衡陽縣），因以卒業。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文集》無答書，《語類》記載數處。……所謂問學，未知何指。」¹⁰⁸《朱子語類》則記載：「先生書所居之桃符云：『愛君希道泰，憂國願年豐。』書竹林精舍桃符云：『道迷前聖統，朋誤遠方來。』注曰：『先是趙昌父書曰：『教存君子樂，朋自遠方來。』故嗣歲先生自易之以此。』¹⁰⁹可見趙蕃（1143-1229A.D.）曾在竹林精舍。紹熙五年（1194A.D.），「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釋菜之禮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事後精舍更名曰滄州。」¹¹⁰趙氏師事朱子，大約在這個時期，《宋史》所謂「年五十」，時間點大致相符。¹¹¹

關於徐寓，陳榮捷提到：「紹熙庚戌（一一九零）五月初見朱子於臨漳（即福建漳州），三年壬子（一一九三）正月延郡士八人入學（《語類》二零六 4203 第二二「郡中」條）。

¹⁰⁵ 東景南引述《朱子文集·與黃知府書·二》「儲宰行已數日，縣郭近封，可保無虞。但崇化、麻沙以西一帶素少早田，唐石乃全無之」、「答儲行之」昨日劉居之相訪，具言麻沙事體，……竊意左右聞此，亦不必待其劍戟如林、流血成川，然後為復來計矣。……文卿亦說縣中士民盛傳舊尹復來，其意似亦可憐」等語，謂：「黃知府即建寧守黃通，……慶元二年春除知建寧府，在位一年，見《永樂大典》卷七千六百五十何澹作黃公墓誌銘。」亦謂：「儲用於正月鑄二官罷去，此書所謂『一來』、『復來』、『舊尹復來』，乃因建寧早災，欲冀再用其來助賑，而儲用赴江西張杓帥幕，卒不至。」儲氏鑄官、建寧早災皆在慶元三年，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303、1304。

¹⁰⁶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25。

¹⁰⁷ 方彥壽：「此『潭溪』，陳先生誤以為是湖南長沙，故將此『四旬』定在紹熙五年（1194）五至八月之間。實際上，『潭溪』乃崇安五夫里的一條小溪，這裡代指崇安五夫里，朱熹有『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峯無數列窗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卻是冬溫夏冷天』（《憶潭溪故居》，《文集》卷九）的詩句，也是描寫此地。……滕璘離鄞尉任後，即迫不及待地赴武夷從朱熹學，此即朱熹《跋滕南夫溪堂集》所言：『淳熙丁未，其兄孫璘訪予崇安』，與真德秀所言：『事朱子于潭溪之上』，實際上指同一回事。」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72。

¹⁰⁸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01。

¹⁰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7，頁4254。

¹¹⁰ 清·王懋竑：《朱子年譜》，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351。

¹¹¹ 《宋史》所論，或許是依據宋人劉宰〈章泉趙先生墓表〉「年垂知命，自視倏然，更往受學于文公朱先生，既毫矣，猶虞末路之難命」等語，宋·劉宰：《漫塘文集》，收入舒大剛編：《宋集珍本叢刊》第71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年），頁509。

¹¹²於《朱子語類》中，徐寓自錄：「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¹¹³其人師事朱子，確實在紹熙元年（1190A.D.）五月。不過，根據〈漳州延郡士入學牒〉，朱子招延石洪慶（生卒不詳）、徐寓等人入學，乃是在紹熙二年（1191A.D.），¹¹⁴而非「三年壬子」。《朱子門人》提到徐寓師事朱子，分別在紹熙元年（1190A.D.）五月、紹熙五年（西元 1194 年）十二月、慶元六年（西元 1200 年）三月，¹¹⁵若按照同門友人陳淳〈送徐、楊二友序〉，可知紹熙二年（1191A.D.）二月之前，徐寓仍在朱門求學。¹¹⁶

《朱子門人》「曹叔遠」條，陳氏提到：「《文集》《續集》一 4 答黃直卿第十九書云：『陳君舉（傅良）門人曹器遠來此。不免極力為言其學之非，又生一秦矣。』……黃直卿書在朱子最後數年，可知叔遠來學之晚。」¹¹⁷陳氏並未指出曹叔遠（1159-1234A.D.）師事朱子的年分。查閱《朱子語類》，曹叔遠曾問：「《文中子》：『安我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看聖人恁地維持紀綱，却與有是非無利害之說有不相似者。」¹¹⁸記錄者為葉賀孫，攷〈朱子語類姓氏〉，賀孫所錄，皆在紹熙二年（1191A.D.）以後。¹¹⁹〈答黃直卿·十九〉提到曹氏與朱子見面，朱子〈答陳君舉·二〉亦謂：「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巧高明少垂采擇。」¹²⁰根據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的考證，兩信皆撰於紹熙二年（1191A.D.），¹²¹此即曹氏師事朱子的時間。

在「魏丙」條，《朱子門人》曾謂：「《語類》一一八 4534 第二二『一日』條鄭可學記其與魏才仲同見朱子。是年三十七歲，即淳熙十五年（一一八八）。可知才仲與可學

¹¹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80。

¹¹³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5，頁 4426。朱門弟子陳淳〈送徐、楊二友序〉亦謂：「紹熙改元，維夏之初，晦庵先生來臨漳，越月而永嘉徐君居甫不遠千里，受業於門下。」宋·陳淳：《北溪大全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575-576。

¹¹⁴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5282-5283。

¹¹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80。

¹¹⁶ 「自是相與往來於郡齋。……從容共學之情密矣，顧惟驚情之資，方有賴於左鞭而右策。……徐君之歸興不可羈，而楊君又有成均之役，於我心殆戚戚然，今二君行興已膏而征蹄已秣矣，思無以見意，姑借古人贈言之義以致朋友，所以相切磨者而共勉焉可乎。……辛亥二月望後四日陳某序。」宋·陳淳：《北溪大全集·送徐、楊二友序》，頁 575-576。

¹¹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94。

¹¹⁸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08，頁 4273。

¹¹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69。

¹²⁰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1602。

¹²¹ 顧宏義：「〈答陳君舉〉撰於紹熙二年朱熹自漳州歸建陽以後。朱熹於是年五月二十四日歸次建陽，寓居同繇橋《年譜長編》下。黃榦從朱熹自三山『至武夷，尋復歸鄉』《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年譜》。故推知本書約撰於是年夏末、秋初。」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頁 997。

于是年同門。」¹²²內文所言，即是「一日晚」條，¹²³鄭氏提及自己的年齡。依據宋人陳宓（?-1230A.D.）〈持齋先生鄭公墓誌銘〉，鄭可學卒於嘉定五年（1212A.D.），享壽六十二歲，¹²⁴逆推回去，鄭氏生於紹興二十一年（1151A.D.），三十七歲時，即淳熙十四年（1187A.D.），此年，他從學於朱門。¹²⁵觀「一日晚」條，可知魏丙（生卒不詳）於淳熙十四年（1187A.D.）亦在朱門。

關於「黃義剛」，陳榮捷認為其人師事朱子，第一次在紹熙四年（1193 A.D.），第二次則在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與陳淳同門。¹²⁶於《朱子語類》中，包揚（生卒不詳）記錄：「漢儒初不要窮究義理，但是會讀，記得多，便是學。」¹²⁷攷〈朱子語類姓氏〉，此條語料應在淳熙十年（1183A.D.）或淳熙十一年（1184A.D.）或淳熙十二年（1185A.D.）。¹²⁸同一條語料，《朝鮮古寫本》標注記錄者為黃義剛（生卒不詳），¹²⁹可見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間，黃氏亦在朱門。

在「金去偽」條，陳氏徵引田中謙二說法，認為金去偽（生卒不詳）四次師事朱子，分別在淳熙二年（1175A.D.）、淳熙六至七年（1179-1180A.D.）、淳熙十六年至紹熙元年（1189-1190 A.D.）、慶元五年（1199A.D.）。¹³⁰不過，方彥壽則認為，金氏第三次從學於朱門，應在慶元二年（1196A.D.），第四次則在慶元三年（1197 A.D.）。¹³¹此外，淳熙八年（1181A.D.），朱子曾作〈閏月十一日中坐彭蠡門，喚船與諸人共載汎湖，至隄首回棹入西灣還，分韻賦詩，約來晚復集詩，不至者浮乙太白〉，標注：「簽判『渺』、教授

¹²²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358。

¹²³ 「一日晚，同王春先生親戚、魏才仲請見。問：『吾友年幾何？』對云：『三十七。』曰：『已自過時。若於此因循，便因循了。昔人讀書，二十四、五時須已立得一門庭。』……再三請益，曰：『且自思之。』」此乃朱子對鄭可學的訓語，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8，頁 4534-4535。

¹²⁴ 宋·陳宓：《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收入舒大剛編：《宋集珍本叢刊》第 73 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年），頁 638。

¹²⁵ 淳熙十四年，鄭可學確實從學於朱門，如《朱子語類》中，鄭可學記錄：「先生曰：『皆如此。今年往莆中弔陳魏公，迴途過雪峰，長老升堂說法，且胡鶻過。』」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26，頁 4857。依據《朱子年譜》，朱子弔陳俊卿在淳熙十四年春正月。清·王懋竑：《朱子年譜》，頁 316。

¹²⁶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60。

¹²⁷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35，頁 5181。

¹²⁸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頁 74。

¹²⁹ 宋·魏克愚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卷 87，頁 1278。

¹³⁰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161。

¹³¹ 方彥壽：「據筆者所考，應分別為慶元二年（1196）和慶元三年，地點均在建陽考亭。其根據是《語類》卷六十有金去偽、董銖同錄『或問明道說』一條（P1437）；卷二八則有曾祖道與金去偽同錄『或問吾斯之未能信，如何』一條（P712）。據〈語錄姓氏〉，董銖所錄在慶元二年，祖道所錄在慶元三年。」方彥壽：《朱熹書院與門人考》，頁 137。

『空』、……直卿『余』、公度『漿』、敬直『懷』、……泰兒『美』、棹『方』。」¹³²同時在場者包括黃直卿、金敬直等人。

在「陳文蔚」條，《朱子門人》亦徵引田中氏之說，認為陳文蔚（1154-1239A.D.）師事朱子，共計四次，分別在淳熙十五年（1188A.D.）、淳熙十六年（1189A.D.）九月以後、紹熙四至五年（1193-1194A.D.）、慶元四至五年（1198-1199A.D.）。¹³³然而，陳文蔚曾作〈甲辰九月初訪晦庵先生大安道中，和余正叔韻〉，〈祭余正叔〉亦謂：「暨其壯歲，聲氣既同，不期自合，遂相與同遊於朱夫子之門。甲辰之秋，同往同歸，在道一月，切磋講究，剖心露誠，纖悉無隱。」¹³⁴所謂「甲辰」，即是淳熙十一年（1184A.D.），陳文蔚和余大雅（1138-1189A.D.）同時從學於朱門。

在「葉味道」條，陳榮捷提到：「味道錄《語類》辛亥（1191）以後所聞，達三四百條。……賀孫自辛亥（1191）始師朱子，至朱子死後乃歸。」¹³⁵不過，陳文蔚〈祭葉殿講〉提到：「學而同門，固宜同道。心苟不同，未免異好。猗嗟葉兄，登門最早。同學語我，謂其深造。」¹³⁶陳氏從學於朱門，始自淳熙十一年（1184A.D.），既稱「登門最早」，可知葉氏的師事時間並不晚於陳文蔚，絕非「自辛亥（1191）始師朱子」。

三、結論

從事朱熹門人的研究，陳榮捷的《朱子門人》，實乃不可或缺的作品。首先，此書談及六百二十九人，剔除《考亭淵源錄》、《儒林宗派》等書濫收的弟子，亦增補過往典籍遺漏的門人。再者，各書記載的人物姓名，有「形音相近而誤者」、「音形之誤而析一人為二人者」等，¹³⁷陳氏對此皆詳加考辨。其次，陳榮捷揭示《朱子語類》的若干體例，如本人自錄的語料，內文直呼己名，記錄他人言論時，稱呼對方之字。最後，《朱子門人》糾正了不少古籍的謬誤處。

不過，《朱子門人》對朱熹弟子的論述，或有存疑處，¹³⁸亦有謬誤處。陳說的謬誤處，

¹³² 宋·朱熹著，陳俊民編：《朱子文集》，頁 269。

¹³³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09。

¹³⁴ 宋·陳文蔚：《克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7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83。

¹³⁵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280。

¹³⁶ 宋·陳文蔚：《克齋集》，頁 89。

¹³⁷ 陳榮捷：《朱子門人》，頁 5-6。

¹³⁸ 舉例來說，《朱子門人》曾謂：「蘇宜久，名、里不詳。」頁 361。《乾隆福建府志·學校》記載：

主要有四類：第一，他對門人名字、籍貫的論述，間有錯誤，如陳榮捷稱趙唐卿「字里未考」，實則根據《朝鮮古寫本》、《（弘治）八閩通志》，趙汝儼，字唐卿，乃是泉州晉江人。另外，在「曹叔遠」條，《朱子門人》提到曹氏為瑞安府瑞安縣人，但咸淳元年（1265A.D.）之後，溫州才改稱瑞安府，曹叔遠應是溫州瑞安人。

第二，陳氏誤判其人的身分歸屬，如《朱子門人》認為李耆卿（生卒不詳）並非朱熹弟子，實則宋人魏了翁〈知達州李君墓表〉，曾提及李氏受學於朱子。此外，《朱子門人》未將樓鑰視為朱子私淑，但根據樓氏〈答朱晦菴書〉，將其人視作朱門私淑，並無不可。

第三，陳氏對相關語料的論述，值得商榷，如《朱子門人》以為，朱子與周良的問答語料僅七、八條，實則比對《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等書，尚有更多的語料。另外，根據《朝鮮古寫本》，可以發現《朱子門人》誤將黃顯子的部分語料，歸予張顯父。

第四，陳氏對弟子師事時間的說明，未必正確，如《朱子門人》以為，黃義剛從學於朱門，分別在紹熙四年（1193 A.D.）、慶元三至五年（1197-1199A.D.），攷《朝鮮古寫本》，可知黃氏於淳熙十至十二年（1183-1185A.D.）間亦從學於朱門。此外，《朱子門人》認為葉賀孫師事朱子，始自紹熙辛亥（1191A.D.），實則根據同門友人陳文蔚〈祭葉殿講〉，葉氏從學於朱門，並不晚於淳熙十一年（1184A.D.）。

「國朝乾隆四年，邑令姚廷格捐俸建，祀朱子。以門人程若中、林好古、……黃有開、蘇龜齡、傅子淵配。」《乾隆福建府志·人物三》亦記載：「程伯榮字良弼，古田人。與同邑蘇龜齡、黃有開、傅子淵皆遊於朱子之門。」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第1-2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271、113。「宜久」、「龜齡」，其義似相關，朱門弟子陳文蔚〈師訓拾遺〉曾謂：「三山蘇龜年且久說中庸費隱章。」「且」字或為「宜」字之誤，暫且存疑。見宋·陳文蔚：《克齋集》，頁56。另外，陳榮捷曾謂：「謝教，諸書無其名，然《語類》有三問，皆同門陳淳所記。……《語類》問者用字，此處用名，亦待考。」陳榮捷：《朱子門人》，頁354。不過，陳淳〈答郭子從·一〉提到：「前年道間遇潮人說及謝教有書解」、〈答陳與叔〉提到：「承手翰並謝教夏商書二冊，豈勝欣慰！」宋·陳淳：《北溪大全集》，頁697、700。觀這兩封書信，或稱他人之字，如蔡仲默、林子武；或稱其人之職，如陳寺丞、林宰；因此，或許將「教」字視作其人之職稱，更為合理。此外，陳榮捷提到：「李伯誠，名里不詳。」陳榮捷：《朱子門人》，頁116。徐公喜則謂：「《陸子學譜》『謂伯誠即先生集中所與書之省幹也』，其名或為省幹，然楊萬里《誠齋集》有〈代李省幹直卿通長沙帥劉舍人恭父啟〉，稱李省幹直卿，不知誰否。」徐公喜：《朱子門人學案》，頁420。不過，《誠齋集》亦有〈跋徐恭仲省幹近詩〉、〈跋汪省幹詩卷〉、〈答羅必先省幹〉等篇目，「省幹」應是職務名稱，至於「直卿」是否為李氏之名，姑且存疑，宋·楊萬里：《誠齋集》，收入清·紀昀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286、361、406。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方岳 FANG, YUE：《秋崖集》*QiuY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8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朱熹 ZHU, XI 著，陳俊民 CHEN, JUN-MIN 編：《朱子文集》*Zhu Zi Wen Ji*（臺北 Taipei：德富文教基金會 De Fu Cultural & Educational Foundation，2000 年）。
- 宋·李道傳 LI, DAO-CHUAN 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Hui An Xian Sheng Zhu Wen Gong Yu Lu*（臺北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藏南宋嘉定乙亥池州刊本，南宋）。
- 宋·李道傳 LI, DAO-CHUAN 編：《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錄》*Hui An Xian Sheng Zhu Wen Gong Yu Lu*（臺北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藏明烏絲欄鈔本，明）。
- 宋·馬廷鸞 MA, TING-LUAN：《碧梧玩芳集》*Bi Wu Wan Fang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8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陳淳 CHEN, CHUN：《北溪大全集》*Bei Xi Da Qua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陳文蔚 CHEN, WEN-WEI：《克齋集》*Ke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1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陳宓 CHEN, MI：《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Fu Zhai Xian Sheng Long Tu Chen Gong Wen Ji*，收入舒大剛 SHU, DA-GANG 編：《宋集珍本叢刊》*SONG JI ZHEN BEN CONG KAN* 第 73 冊（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 ZHUANG Book Company，2004 年）。
- 宋·曹彥約 CAO, YAN-YUE：《昌谷集》*Chang Gu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黃榦 HUANG, GAN：《勉齋集》*Mian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楊萬里 YANG, WEN-LI：《誠齋集》*Cheng Zha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60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樓鑰 LOU, YAO：《攻媿集》*Gong Kui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5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劉宰 LIU, ZAI：《漫塘文集》*Man Tang Wen Ji*，收入舒大剛 SHU, DA-GANG 編：《宋集珍本叢刊》*SONG JI ZHEN BEN CONG KAN* 第 71 冊（北京 Beijing：線裝書局 XIAN ZHUANG Book Company，2004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臺北 Taipei：正中書局 ZHENG ZHONG Book Company，1982 年，影印南宋咸淳六年導江黎氏本）。
- 宋·魏了翁 WEI, LIAO-WENG：《鶴山集》*He Sha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2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宋·魏克愚 WEI, KE-YU 校訂：《朝鮮古寫徽州本朱子語類》*The Korean manuscript of "Zhu Zi Yu Lei"*（京都 Kyoto：中文出版社 ZHONG WEN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2 年）。
- 明·宋濂 SONG, LIAN：《文憲集》*Wen Xian Ji*，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23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1986 年）。
- 明·黃仲昭 HUANG, ZHONG-ZHAO 纂修：《（弘治）八閩通志》（*Hong Zhi*）*Ba Min Tong Zhi*，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BEI JING TUSHU GUAN GU JI ZHEN BEN CONG KAN* 第 33 冊（北京 Beijing：書目文獻出版社 SHU MU WEN XIAN Books Publishing House，1988 年）。
- 清·王懋竑 WANG, MAO-HONG：《朱子年譜》*Zhu Zi Nian Pu*，收入清·紀昀 JI, YUN 等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 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47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1983 年）。

近人論著

-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bookstore 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Zhong Guo De Fang Zhi Ji Cheng Fu Jian Fu Xian Zhi Ji* 第 1-2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bookstore，2000 年）。
- 方彥壽 FANG, YAN-SHOU：《朱熹書院與門人考》*Zhu Xi academy and disciples*（上海 Shanghai：

-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0 年)。
- 石立善 SHI, LI-SHAN: 〈朱子門人叢考〉“A study of the Zhu Zi's disciples”, 《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Hun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第 28 卷第 3 期(2014 年 5 月), 頁 10-17。
- 束景南 SHU, JING-NAN: 《朱熹年譜長編》*Zhu Xi Nian Pu Chang Bian*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1 年)。
- 周茶仙 ZHOU, CHA-XIAN、胡榮明 HU, RONG-MING: 《宋元明江西朱子後學群體研究》*Song Yuan Ming Jiang Xi Zhu Zi Hou Xue Qun Ti Yan Jiu* (南昌 NAN CH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 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3 年)。
- 徐公喜 XU, GONG-XI: 《朱子門人學案》*Zhu Zi Men Ren Xue An* (南昌 NAN CHANG: 江西人民出版社 JIANG 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年)。
- 許家星 XU, JIA-XING: 〈《朱子門人》補證〉“A critique of ‘disciples of Zhu Zi’”, 《中國哲學史》*Zhong Guo Zhe Xue Shi* 第 4 期(2010 年 11 月), 頁 71-79。
- 陳榮捷 CHAN, WING-TSIT: 《朱子門人》*Disciples of Zhu Zi*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1982 年)。
- 顧宏義 GU, HONG-YI: 《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匯編》*Zhu Xi Shi You Men Ren Wang Huan Shu Zha Hui Bian*(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年)。

A Critique of Chan Wing-tsit's Disciples of Zhu Zi

WANG, YI-JAN

(Received January 24, 2022; Accepted June 23, 2022)

Abstract

Disciples of Zhu Zi, authored by Chan Wing-tsit, is a seminal work for those who research the Zhu Xi school. Through a review of earlier writings, i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s of Zhu's disciples and corrects errors in some ancient works. Moreover, it argues that an analysis of the format of *ZHU ZI YU LEI* can help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Zhu's disciples. However, several statements Chan makes in this work about the disciples remain to be scrutinized: what their names were, where their ancestral origins were, whether they were Zhu's students, what is included in some texts of *Disciples of Zhu Zi*, when they began to study under Zhu, among others.

Keywords: Disciples of Zhu Zi, Chan Wing-tsit, Neo-Confucianism